

青藤書屋集

肆

14

1475

43



門 4
號 1475
卷 43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一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
年年歲歲走儒冠
不知天姥山中客
十載關門傲長官

龕山凱歌

為吳縣史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
教辭黃綬着戎衣
賊中何事先寒膽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鎗暮合圍
寒風吹血着人飛
朝來道上看歸騎
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
金鏃無光入土消
冷雨淒風秋幾度
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無首有身祇自猜
左啼魂魄右啼骸
馮將老譯傳番語

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旗裹金瘡碎朔風
軍中吮卒有吳公
更教廝養眠營竈
自向霜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子合

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

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

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十年前與一相逢
光景猶疑在夢中
記得當時官舍裏

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
伐鼓吹簫一兩迴
帳底畫眉猶未了
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
窄袖長袍安着身
若使吹簫人尚在
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
當時相見各青春
傍人細語親聽得

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篋裏殘花色尙明
分明世事隔前生
坐來不覺西窓暗
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

頸汗尙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
袖摺猶存舉案痕
開匣不知雙淚下
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闔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
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叅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
并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
自笑讀書何所為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髻紅自送夫君出門去
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
爛柯山下正圍碁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
先禽賊將出洞中

又

惟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
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尊一線天道中述事

行渴得巖
姬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
棧梯茆屋總堪鄰
扁舟若不尋歸路
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
沿溪行盡渴生塵
雲英只在桃花下
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山徑尋君重復重
小樓百尺卧元龍
安窓偏向梅花角
去暎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泗
一頃銀光萬箇頭
水石何緣能有此
星辰盡夜殞寒流

又

淺水磬頭蘸幾堆
清涎齒縫破生梅
竹舟欲過從何處
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徐號天峰武義
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卮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
駢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煅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
鐵櫺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朶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
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一月真時月月真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
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挿頭過市上
疎疎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揚州

初縮同心結尙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
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

時予方入武夷

後文長文集卷十一
君去高郵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
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
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
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睡不醒
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鷄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
一邊窓打撲燈蛾

閬門送別

送別閬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半生不解依枝宿
今日翻成遶樹啼

子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

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繫馬梅花索酒時
溪山遙映酒家旗
何爲每到堪題處
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聞道名園盛牡丹
豪家歡賞到春殘
自憐亦具看花眼
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俎探禹穴就
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海棠
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

靄滂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春來攜酒醉春蘿
乞得春花一兩窠
不若取將松竹去
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宜親向百蠻
扁舟日下萬重灘
經過舊路吾能說
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小門一徑柳垂絲
簾下垂裾話別離
却問歸來是何日
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鍊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葉
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鍊青銅凌紫煙能為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
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蟻
長惟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鬢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船久不到
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柳
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

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為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
真成伯樂哭驊騮

高樓對雪

高樓一袖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巨羅雪裏茶花儂似否
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

人云斗牛眼甚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

只看眉潭白兩毬

又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
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猛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者
只推霧裏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飄零盡

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撥不開
忽扶黃瓦出樓臺
隄長水濶三千丈
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
夷館朝廷鎖鑰嚴
幾回欲看無由看
墻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會真
養在西城十四春
更欲乞看云不可

昨朝攪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石榴花發街欲焚
蟠枝屈朶皆崩雲
千門萬戶買不盡
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稿少鮮妍
一叢五竿百箇錢
賣與人家那不貴
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葶薺菱藕賤如柴
竿蔗年來漸亦栽
百貨百珍俱得到

後文長文集卷十一
二九
却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
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遙人影沒
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翠
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

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鬚插紅却說看山須霽好
昨宵濕馬費梳鬢

上谷歌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在
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事
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入達高坡百尺強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
戍堡終年霧嶼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賒儘教上谷長千里
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鱉
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客
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捷
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
天生劍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詰
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基嫌盡殺
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並客燕時到馬水口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鍊削圍枉教鄧艾裹氊衣莫言虜馬愁難度
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羆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急處
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牆頭赤棗杵兒班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
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
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真馮一堵邊牆土
畫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石
堦盤連歲落魚鱗黑石堡所禽地也
得其胃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鑲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
起莖黃芻餵餧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驀手攀頰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
特搓過左一絲毫葛那宣府之降胡

又

此下四首並
俺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
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叵羅遞與遼東黃鷄子
側將雲鬢打天鷲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况能粧態學南閨帙將阜帕穿風去
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手
時時站馬上胭脂

又
會見思歸數寄書忠魂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萇弘血
博得墻圍柳數株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發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后
何似驪山睡海棠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廝養兒懶向樓中拈粉絮
解從馬上寄征衣守馬水者遼東李寧遠之
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遁迹夜猴搏鼠捷於猿將猴比鼠無多大
自古獐麋怕阜鷗

長干行

玉人夜夜板橋灣
金盡蕭郎隔水看
不分踏樓騎鳳脚
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木蘭艇子夜夜開
桃葉桃根太往來
攪起鴛鴦雙睡翅
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
鴛鴦家住在荷花
月明打開猶自可
月黑打開愁殺他

五言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
打散鴛鴦鴨亦飛
月落沙空俱不見
滿江鴛鴦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
朱砂小篆遂專門
誰知老子壁拆路
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
憐君餉我每朝飧
猶聞竈下青衣嫂
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白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瘦
為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為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戛江邊樹
恐有啼鳥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
正如琴上不綳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
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
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

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
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
谿邊荷葉大如盆
不知近到西湖上
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
多能不特是詩人
昨宵與客溪橋上
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
明府冰清貌苦羸
却說故人禪竈冷
為烹一尺鰕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陳君轄我飲青春
焦革賢閨釀絕倫
若舉醉鄉祠祭與
沈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
踟躕秋草看明月
紅頰成都賣酒人
與歡亦是千年別

麟

汝益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歷十三年二月二十
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

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
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
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
瑞氛都如霞采瀰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
家所畜牯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
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
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
作群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
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卽今馬家橋至磚橋

一帶黑水尙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
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
蹄並是龍鱗麟却方樣湊縫所在並襯現紫色
絨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
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
轉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右乃刪削彼處文移
以存其實

一辭羗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皇厭祥瑞
不教麟犢惱明君

萬歷初有獻千里馬者却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哭
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皇真主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秋畫
不羨牛邊數葉鱗

又

吾皇已却千里馬天亦躊躇五采麟尙恐越裳重譯至
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語
欲傳一語奉明王

又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鮓片曆新五馬敢團茶葉餅
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聖主憐親御布袍行十里
汗香飛遶一壇圓 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鬪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
牛腸鱗甲知何物
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
紅綿如水單衾火
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
央殺主人尋翠羽
不知鸚鵡在高樓

又

虎邱茶葉崑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
明月大家消一看
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鳧芡菱芡菰香芋落花生
婁唐九黃三白酒
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
若為化作沿江柳
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錦
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激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體
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
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好劍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慕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砌曲圍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
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撩鈿惹鬢無他事
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鬟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蛾曉
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虵小葉涼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物
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瓦窰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簔衣伴
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貓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聘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畫
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

紫閭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上
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厓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急
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卵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暗
香煙幾縷白黃昏

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恨
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鏡
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錦
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衷緋而西

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絕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伴
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
為我巖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

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尙餘梢翻霞弄日長空上

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
愁粧又怕旁人笑
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葦航
堤長水濶家何處
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
一醉胡家何不可

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
却問駱駝何處去
大酋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
乞得杏仁諸妹食
射穿楊葉一翎風

虜最嗜糖
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
倒與鴟夷留一滴

回疆猶作卯兒姑

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夷言榼頭為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含近頂如臍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丈

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崖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却黃椒千萬片

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強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涼衾枕

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

太真新出浴湯温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一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

睡彎若帚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峩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

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雨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
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
枉用鋤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虵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事

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映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
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間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刹那五百年來碁一局
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

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別蘇天台圖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
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
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為幸有雙眸如鏡水

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
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
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

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
添寫三閭來問答真成出相楚騷經

為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
想到天為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

右帳竿木偶圖

又

一處飛槌一踏橇鑼聲鼓韻走兒曹
無端士女如雲集

也要丹青費筆描

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橇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曳雪老漁孤
酒筵正苦黃魚熟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
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
折得花枝向寶鏡

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吟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
催送琵琶向瑣幃
行到芭蕉忽回想
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皓態孤芳壓俗姿
不堪復寫拂雲枝
從來萬事嫌高格
莫恠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
早春窓下索題詩
今朝風景偏相似

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鳧牛兩碟酒三卮
索寫梅花四句詩
想見元章愁米日
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
信手拈來自有神
不信試看千萬樹
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浮橋流水雪潺潺
客子來遊二月闌
蓓蕾已青酸滿樹

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
高高下下自人情
兩梢直拔青天上
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為遙
墨籜淋漓似鬱蛟
莫遣風來吹一葉
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 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
南宮如見拜難禁
牛車若使能移去

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
那許從天乞一竿
數葉傳神為不朽
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
凍筆勾寒入指中
急遣蒼頭沽一榼
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
園中解籜兩三年
修蛇拔尾當黃土

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虵有尾頻年墜小鳳為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
春來祇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兔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涼似水
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搨回溪藤上

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
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為言岍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
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

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
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筍遺許口北

口北嘗許啖我以筍戲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筍燒壚會聞止渴消梅子
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些用

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却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
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崖藏半幅
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况值膠礬蓋內空爛穎掃來孤鳳影

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子再作答此

此竹是子昔所作即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蛤
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恠叫
阜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醉裏偶成豪健景

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陲暗裏爭餐鱸
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笋兩三株却馮一七硫黃末
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穎上

穎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綠

但願君為衛武公

畫筍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
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賁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通竹梢墨色潮如此
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

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
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蜜
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子

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碍畫船搖想到薰風四五月
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粉
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

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芡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卽令遮得西施面
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外
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

况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藥筆通靈看來不似籬邊色
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
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

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
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真月下胭脂頰
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

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何年草草抹花王
此日將題歲月忘
拾得懶仙拋下蛻
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
葉葉遮眉巧弄顰
終是傾城嬌絕世
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名園深鎖麗長空
映戶搖扉一萬叢
總使梅花開似雪

却輸毬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
薄粉濃鉛不用粧
莫以輕盈窺宋玉
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
吹香落粉濕還飄
朝來試看青枝上
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
獨依殘月出墻圍
洛濱仙子波心立

魏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
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
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

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
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
愁殺蘇州陸子剛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腮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渠踏

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路
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軒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
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

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
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
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尙有舊時書禿筆

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
海南母蚌太鼯眠
明珠一夜無人管
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
今日相逢范叔寒
贈與明珠三百顆
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
偶施小茜作嬉游
人言杏花可摘賣

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北斗垂天錦帳橫
景陽催妾未雞鳴
燈昏鏡暗粧無準
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
秋風吹老海榴黃
宵來酒渴真無奈
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略着胭脂染一堆
蛟潭錦蚌挂人眉
山深秋老無人摘

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
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
故亦不避

紅棘黃荆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識
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

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
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東如筆穎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鬪妍料得將開園內日
霞箋兩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

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
一枝立鳥壓花低
去年二月如曾見
却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
甜香已覺入清喉
無因摘向金陵去
短檝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
把兔申藤善寫生
何事胭脂鮮若此

一天露水帶昆明
含融留墨而取紙
合樽翠氣散墨面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
一香已足壓千紅
總令摘向韓娘袖
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
却都輸與此三君
若添明月孤來鶴
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
酒杯雖冷墨猶潮
湘娥總有凌波色

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尊
蘆中夏色凍陰陰
雖有餘筆禿盡
難畫鷓鴣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
爛塗蕉葉倒莓苔
馮伊遮蓋無鹽墨
免倩胭脂抹癭腮

芭蕉玉簪

爛醉中秋睡起遲
蒼蠅留墨研頭池
合歡翠扇遮羞面

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芭蕉葉下雞冠花
一朵紅鮮不可遮
老夫爛醉抹此幅
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護草

金陵梅桂餡酥蒸
北地黃花摻肉羹
一吸葡萄春五斗
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并枯叢
却與禪家氣味同
大抵絕無花葉相

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
也應花鳥笑人痴

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哥喧問渠何事為人語
我愛山中聽鳥言

右了哥古松了哥即鸚鵡類也

又

金縷圍睛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為珍夜來迸破封函上

飛入誰家苦竹林

右苦竹鸚鵡

又

凍合梅花暝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
呼雨呼晴奈爾何

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為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
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鬪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

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
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
一雨盡歸燒尾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
墨到鬣邊忽一逸

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
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
老夫醉寫龍門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蟹

魚蝦螺蟹藻萍鮮一榼新醪一柳穿
不是老饕貪嚼甚

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螭

誰將畫螭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黃雲歸穴去
付君甲冑欲何為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
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尚黃梁夢中有客剗腸看

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鱗瓜蔬笋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味
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事
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

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絲葉遮朋友
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穀

片墨圖枝布穀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為驚轉眼流光速
又是農簑細雨時

書畫兔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毛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鵲鋒中有霜毫真逸足

騰身高人月明中

郭恕先為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富

人子以其謾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為

蝴蝶化去久矣子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烏

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

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

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

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尊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

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
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搏無限片帆當此際
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鷓鴣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

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
鬪買餉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鷓鴣齊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據
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

誤殺低頭看鳴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颺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

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餉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餉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

可憐帶殺弄餉兒

又

剡藤湘篴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為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兒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鷓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鷓飛不顧脚

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爭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
若人紅襖不塵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波外
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鷁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

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鷁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
卧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見郎三五輩
壞將多少綠靡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膂如弓項領柔看鷁觀燈都好景

正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鷓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
還好漁翁燃釣絲

又

鷓材料取剩糊窓却嚇天鷺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脚
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拗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

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盡
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鷓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錫糖盡
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鳶事歇

徐文長文集卷十三

又槎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簾金泥半月欹
海棠淡淡抹胭脂
多情更着啼春鳥
立軟嬌枝未肯飛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終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枕寂為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
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徐文長文集卷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閨人纖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
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
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
燕秦娥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質欺
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沾麩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
退添柴葉火新陳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
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
一天風雨急漁翁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真工
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
軟陡騰翻依稀畧借鞍和轡作時鶻打雪風天停猶燕
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裝伎多
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
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楫欄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
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鬢雅如花畔蜂撩未
定戰殺其花 勻捺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
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遮將紅葉應回流水之
涯俄成訝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終一箇宮裁削無人與共自弄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

遇險於泥淖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
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
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
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
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
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
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
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釁佇看溟渤翻爲
鴈鷺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
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白茲以往其
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
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
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
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
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
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

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宐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
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
遵成筭蠹茲夷狄尙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掎角偶幸
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
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
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
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蒼穹眷德端爲聖壽而
徵言從島嶼之遊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

何與巨勞遂叨上賞繪紋盤束旋分篚貢之珍鈔貫充
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
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望闕馳情尙阻江
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
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
此殊榮中謝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闕寄跨兩省一京之
地當諸夷敷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濶遠曩昔淮陽之

警頗陳意見之麤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
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耻何勞之可
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
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
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
效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延結內賢豪帳下益懸
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

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
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
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
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
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
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
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旣輸而山亦應
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
嘉符竝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捧玉

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
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
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溫旨謝表

天語春溫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
叨隆遇既易致乎眾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
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
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
夙心第恐眾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

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
而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
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
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驚魂
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况臣素抱
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
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填滄海剝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
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
闕瞻依恭祈萬壽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疏

為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

為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為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為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五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觀其風凡

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
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
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
擒逆濠受封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
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旣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
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
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
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
意勸忠良也臣旣得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

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
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
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
參之臣疇昔所聞摺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
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
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
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
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蕩
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

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
士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
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
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
之尙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
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
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
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
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

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
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
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
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
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
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
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
故臣愚不敏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
夫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

不自廷臣未盡非未盡偽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

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如以銖稱鎰其低叩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尙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

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量

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敕軒蓋悲恩愛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葬祭贈諡之

禮悉從故事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啓

代奉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
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
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
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

維之道如家有堂與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與而况
入春風汎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
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
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
鸞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遄邁職
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顧
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

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頃者深
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尙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
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
月望後生日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
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
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歷幾遷
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
爰屬首春八秩初躋同尙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

公結社之時莫茲徵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
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
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
全尙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
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
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
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
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
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

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孰
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廷平
參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
苑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
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
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名且不能報何爲
計惟知咎雖旣往尙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

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
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模宏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靡
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
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
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
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淮
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莫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
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
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
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
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
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

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
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
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和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
議而始婚若涓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
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
在而喜頽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
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啟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

擲於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
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
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
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
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
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涓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
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

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
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
豈肯舍己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
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
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諸秘寄感
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
緘默譬如蠶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
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
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

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餽魚

連餉波臣信頤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
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拔琴惟君臣
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
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旣崇於師傅廕復寵於箕裘而
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

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
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
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
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
萬恆情

代請胡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
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
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藁弓而

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
小設折衝於俎冀聆罄欬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悤愚之
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奔沙葦之龍
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
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
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
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

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
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
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
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尙醒敬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駿作賦
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網慙

悴非人偃螫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
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
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
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
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竝逸
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
灑不停驂駟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
授簡顧茲修路易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
刻真愧蟲雕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涇涇小節在外即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

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
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
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
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
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
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礬粉深恐浮糲拒墨益顯拙陋
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
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迫於北上謂
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
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旣太平又非避亂投安
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
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踟翹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

得免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
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
束盡成皺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
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
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
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
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
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
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
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礮入嘉筵則斥在屠手
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
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
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此之真西
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
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挪揄停筆以思
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
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
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
之所也厨書幸為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為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
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
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
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
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
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圍榭樹石之間談
說鼓鼙盼睇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
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真昨日事耳舊景
帶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蕭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
顧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圉人付以一策則
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值忙且暑揮汗
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
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
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
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
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竅中
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繩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蟬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

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種種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

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眾棄之誰敢曰不宜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為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疾蠱

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惟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為妙品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煨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

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做筆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

可恠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喜怵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款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為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為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

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尙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

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

其得主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
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啟奉獻付尊門云待錢
信去便故尙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
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
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
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
皆然此直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

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
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
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
徒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
此上算也今旣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
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
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

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
六晝夜使再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
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
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
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
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
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
素弛強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
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

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
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旣密警戒亦嚴獨
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岍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岍西
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
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
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
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
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
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

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蔽野斬其幹以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旣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厥然而使一二入乘單舸循岨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

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

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

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

後長文集卷十七
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
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
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
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做習戰昆
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
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
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
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
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

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
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
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
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
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
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
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
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
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

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
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
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
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
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
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
兵分入撥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
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
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

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
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
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
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
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
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
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
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
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

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
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
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
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
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
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
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
劊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
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

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
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
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
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
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
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
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
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
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

後文長文集卷十一
五
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
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
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
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
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抑未嘗
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旣有日矣而
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
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
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
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
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
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
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
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旣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
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
今旣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倦倦

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
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
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
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
往耶惡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
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
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
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
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

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
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
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
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樸疎以不羈
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
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
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
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眾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
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

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往事而况
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
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
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
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旣不敢以泛泛然者
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
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
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
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

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
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輩
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
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
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
之哉

論元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
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

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首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其四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

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

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參同內經篇但除却偽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

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是嬰兒本相如畧
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
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涓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
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
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
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
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

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
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
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
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
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
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
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
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
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
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
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
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
智者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
吾不敢虛說做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註
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
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

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
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者言也况徐
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却未嘗
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前訓後之語亦無
不印之如是非厯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
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尙延年如欲作
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
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
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

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

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旣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槩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爲

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
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
滔天兪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
匡廓消亡卽是養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
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
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
推移不泥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
寔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尙
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纍而犬豕之萬

一少緩刀鋸尙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梏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皐皐冬冬亦是離合
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
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
吾心者悟字也正兔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
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
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
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真人真下之
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宜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歛元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

列日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卦象然自月魄逐宵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

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
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
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
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
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尙有缺略之弊而終屬於
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
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
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鈎援以相逮
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

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
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
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
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
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
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
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
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
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元寂也日月正擘持

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饒饒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宐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值其平

鋪漫序律麻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宐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卽有丁宐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

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換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

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架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元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憂閱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目

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
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
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
肯綮處爲然也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
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
槩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
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
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
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尙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

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
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
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
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
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
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
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
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
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

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既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

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子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惇惇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入脩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兔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豎

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尙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也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也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

自阜阜至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〇〇圖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〇〇矣〇〇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不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

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
來棗也而棗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亞
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不從貝蓋訛謬相襲
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某爲
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
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
其文義如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
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
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捏弄以混入耳如此並屬

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尙有數段稍關於義
者如旣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
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
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
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
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麻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
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闔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
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

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尙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痴人尙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昂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尤爲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便
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烝亦相須烝字當是水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終

